



勤劳勇敢的普米族

36.6



祖国大家庭丛书

15494107

勤劳勇敢的普米族

杨庆文

云南人民出版社

（昆明）

（昆明）

（昆明）

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责任编辑：辛 勤

封面设计：渠培龙

勤劳勇敢的普米族

杨庆文 著

云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02 1/32 印张：2.75 字数：40,000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5414-0284-2/I·34 定价：1.20 元

继承民族
优秀文化
发扬爱国
主义精神。

乌兰夫



乌兰夫同志为《祖国大家庭丛书》题词



B

5266.6

致小读者

亲爱的小读者：

我们生活在五十多个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里。你知道这些民族都在什么地方？各有什么风俗习惯和特点？彼此怎样来往？具有什么样的历史和现状吗？《祖国大家庭丛书》将分册向你一一介绍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风土人情及古今各民族间友好团结的佳话。它告诉你，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凝聚着各族人民的劳动和智慧，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读了这套丛书，你会进一步了解和热爱祖国大家庭的每个成员，更紧密地与各民族的小朋友团结一道，在新的征途上携手并进。

读了这套丛书，你有什么感想、意见和要求，请来信告诉我们。

编者

目 录

一 勤劳好客的普米族·····	(1)
二 游牧民族的后裔·····	(4)
三 生活在苦难的深渊中·····	(8)
四 散羊毛疙瘩·····	(11)
五 太阳照到了普米村寨·····	(14)
六 美观大方的服饰·····	(18)
七 别具特色的饮食·····	(21)
八 木楞房·····	(25)
九 山间铃响马帮来·····	(28)
十 泸沽湖上的独木舟·····	(31)
十一 有趣的狩猎活动·····	(33)
十二 普米族的宗教信仰·····	(37)
十三 穿裤子和穿裙子礼·····	(40)
十四 婚礼在歌声中进行·····	(43)
十五 古代“抢婚”的遗风·····	(47)
十六 古老独特的丧仪·····	(50)
十七 《开路经》和《师峨调》·····	(53)

十八	“小过年”和“大过年”	(56)
十九	“绕岩洞”和“转山会”	(59)
二十	丰富优美的神话传说	(64)
二十一	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上）	(68)
二十二	优美动人的民间故事（下）	(71)
二十三	生活里充满了歌声	(74)
二十四	谜语和谚语	(81)
二十五	生活在民族团结的大家庭中	(83)

一 勤劳好客的普米族

亲爱的朋友，
请来普米家火塘边坐一坐。
花木碗里敬热茶，
玉石碗里敬牛奶；
金边碗里敬您新酿的苏里玛^①，
银边碗里敬您甜蜜的蜂蜜。
普米人民景好客，
请来普米家火塘边坐一坐。

——普米族民歌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滇西北高原上，许多山川湖泊都以其特有的绮丽多姿，神奇壮丽而闻名。其中有白雪皑皑的玉龙雪山，高耸入云的老君山、牦牛山；有欢笑的金沙江，奔腾的澜沧江；还有云南、四川交界处的明镜般的泸沽湖。勤劳好客的普米族人民就居住在这些引人入胜的名山之麓，江湖之滨。

^①苏里玛：普米语，一种用大麦酿制的美酒。

普米族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中一个人数较少的民族，总共有二万四千二百多人，分布在云南省的兰坪、宁蒗、丽江、维西、永胜及四川省的木里、盐源等县。兰坪的老君山和宁蒗的牦牛山麓，是普米族的主要聚居地。他们居住的村落，大多在海拔2,500米以上的高寒山区。山上森林密布，到处生长着云松、红杉、青杠等珍贵木材。在茫茫的林海里，栖息着獐子、马鹿、黑熊、鹦鹉、雉鸡等珍禽异兽，生长着茯苓、虫草、当归、天麻等名贵药材。这里的高山草地水草丰茂，是天然牧场。

普米族自称“普英米”、“普日米”、“培米”，都是“白人”的意思。普米族自称“白人”，这是因为他们十分崇拜白色，自古以来就把白色看作是神圣的颜色。普米族崇拜的巴丁刺木女神，传说是一位美丽能干的女神，身穿白衣、白裙，骑着白骡。普米族祭祀用牲之色，以白色为主，如白羊、白鸡。在日常生活中，宁蒗等地区的普米族妇女爱穿白色的百褶裙，背上披一张白色的羊皮。兰坪、维西一带的普米族妇女也喜爱穿白色大襟短衣。普米族男子则喜爱穿白衣，披白羊皮坎肩，裹白绑腿。历史文献上称普米族为“西番”或“巴苴”。一九六〇年，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

采用“普米”作为统一的民族名称。“普米”这个词就是普米语“白人”的音译。

普米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文字。宁蒗和木里的普米族，曾用藏文拼写普米语，记录过历史传说和民间歌谣，但流行不广。少数普米族地区有原始的图画文字，也流传不广。现在普米族地区大多使用汉文。

普米族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们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耕地是山地，水田很少。主要的农作物有包谷、洋芋、青稞、燕麦、荞子、黄豆、稗子等，少数河谷地区也种植水稻和小麦。畜牧业在普米族经济中仅次于农业，普遍都饲养牛、马、骡、羊、猪、狗。每年春天，他们将羊群赶到离村子很远的草场放牧，秋初又赶



回村子。家庭副业有纺织、加工皮革、编竹器、酿酒、榨油、挖药、狩猎、铁木手工业等。普米人使用竹器很普遍，男女都会编织。织布方法虽较为原始，但善于纺织的普米族妇女心灵手巧，能用简单的木制工具，织出图案美丽，纹道精密，富有民族特色，深受人们喜爱的土布。宁蒗普米族的木漆碗，制作精制，远近闻名。

殷勤礼貌，热情好客，是普米族传统的美德。普米族有一句俗话：“新坛子倒出的第一碗青稞酒，要敬给远方来客；刚烧涨的茶罐里盛出的第一杯浓茶，要端给远族兄弟喝。”他们对每一个来到普米村寨的客人都热情欢迎，盛情款待，即使素不相识的人，也会感到象在家里一样温暖、亲切。

二 游牧民族的后裔

在普米人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传说：

古时候，普米人以狩猎、游牧为业，无固定的居住地。有一天，一个普米人上山去打猎，发现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只马鹿在吃草，他便张弓搭箭，一箭向马鹿射去。他射中了马鹿，但马鹿并没有倒下，

而是慢悠悠地继续往前走。这个普米人紧紧地跟在马鹿后面，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平缓的山坡上。这时，马鹿站在一棵多依树下不走了。普米人再次开弓射去，一箭把马鹿射死了。他砍下马鹿的头和四肢，剥下马鹿的皮，接着又开膛剖肚。突然，咯吱一声响，马鹿的头变成了房顶，马鹿的四肢变成了四棵柱子，鹿皮变成了装谷物的围箩，肠子变成了清清的流水。从此，普米人就在这个地方定居下来，开始了以耕种为主的农耕生活。

这个传说故事虽然十分神奇，它却曲折地反映了普米族古代历史的一些影子。

普米族原是我国西北青藏高原上的游牧部落，是古代氐羌的一个分支。他们生活在昆仑山脉白雪皑皑的“崩崩木里瓦”地方。由于那里雪山高峻，草场缺乏，不宜畜牧，便逐渐向气候温暖，草地丰茂的西南边疆南移，哪里有水和草就到哪里放牧，在哪里放牧就在哪里居住下来；草吃光了，又继续向南迁移到其它有草有水的地方。在汉唐时代，他们已经生活在四川邛崃山脉以西，金沙江、雅砻江和大渡河之间的贡嘎岭一带地区。至今，每逢新年佳节，普米人还常唱《贡嘎岭歌》，以诗歌的形式，质朴优美的语言，描述贡嘎岭的风光，回忆他

们的祖先在贡嘎岭一带放牧生活的情景：

在崇高的贡嘎岭上，
有狮子在欢笑。
在险峻的山巅上，
有岩羊在跳跃。
在万丈悬崖底下，
有麂子在奔跑。
在茂密的竹林里，
有马鹿出没其间。
在绿油油的松林里，
有黄牛在走动。
在松软的坡地上，
有骏马在奔驰。
在芳草如茵的坪子上，
有牦牛在吃草。

普米人还在诗歌中表达了他们对祖先的崇敬和对祖先生活故地的向往。这首古歌的歌词代代相传，几乎人人都会唱。东汉时的白狼王国就在这个地区，他们就是普米等民族的先民。汉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年），白狼王唐菽一行，来到当时的首都洛阳，他在盛大宴会上唱的《白狼歌》中，就自称是食肉、衣皮、不见盐、谷的民族，可见普米

等民族的先民白狼人原来就是游牧民族。

以后，这些游牧部落又逐渐向南迁移至九龙、越西、冕宁、西昌一带，成为当地主要民族之一。公元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忽必烈南征大理，声势浩大的元蒙军队经过这一带地区。这时，这些游牧部落中的一部分人，由部落首领率领，随忽必烈南下，进入云南，最后定居于滇西北地区。随着迁徙和定居，这些游牧部落逐渐结束了“随畜迁徙”、“逐草而居”的游牧状态，开始了以耕种为主的农耕生活。现在散居于兰坪、宁蒗、永胜、维西、丽江等县的普米族，就是这些游牧部落的后裔。

普米族结束了游牧生活后，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周围的纳西、白、藏等民族的交往，进一步使他们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受到这些民族的影响，各种习俗也发生了变化。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能从普米族的各种习俗中看到古代游牧民族的遗风。

三 生活在苦难的深渊中

普米族地区在元代开始建立土司制度，直到解放时，宁蒗的普米族地区还保持着土司政权。担任土司的全是纳西族的支系摩梭人，普米人全都属于百姓（贵卡）等级。在反动的土司制度下，普米族人民长期过着被压迫、被剥削和被奴役的苦难生活。

土司是那里的最高统治者，也是最大的领主。在土司管辖的地区内，所有的土地资源都归土司所有，百姓只能向土司领取份地耕种。普米族百姓向土司领取份地时，要以交纳地租、从事劳役和人生依附为条件。他们按年交纳银钱。粮食、酥油、酒、草烟、水果、柴草、药材等等，还必须按户轮流到土司家中挑水、扫地、喂牲口，妇女还要轮流为土司做饭、洗衣、做鞋子。此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派负担。如，官员下乡收粮，所到之家除了酒肉招待，还要送一份“辛苦钱”，献上一圈猪膘肉；土司家有婚丧大事要送厚礼，过年过节要贡土产；土司家建房盖屋要出劳役，还要交盖房顶的木板、石

灰等建筑材料。可以说，凡当地出产，土司家又需要的东西，都要由百姓分担供给。由此可见，百姓的负担是何等的沉重了。

这里的土司是由纳西族姓阿的一家世袭，长子继承土司职位，次子担任喇嘛寺院的“堪布”，政治和宗教大权都集中在阿姓家族的手里，实行政教合一的领主统治。土司历代亲属繁衍组成的贵族，享有种种封建特权。他们还有各种欺压人民的规定，如不准人民盖瓦房和刷白粉墙壁，不准种水稻，不准学汉文化，不准穿红、黄、黑、蓝色的绸缎衣服；走过土司家门在两里外就要脱帽（妇女解开包头），低头绕衙门照壁而行。土司下面设总管一名，也由阿姓贵族担任，负责管理辖区内一切大小事务。土司衙门设有监狱，养着常备兵，用来巩固土司政权，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

明、清和国民党时代的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普米族人民的统治，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都逐步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世袭的土司制度，由中央直接派官员治理。由于这些官员经常更换，所以称为流官。兰坪、丽江、维西等县的普米族地区，在解放前已经完成了这种改革，早已进入了封建地主经济发展阶段。这些处于

地主经济发展阶段的普米族地区，大部份土地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他们通过地租、雇工、高利贷等方式，对贫苦农民进行残酷剥削。如普米族比较集中的兰坪县河西区，人口占百分之六的地主富农，所占的耕地面积，竟占全区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河西区箐花乡一家姓杨的普米族地主就占有土地八百多亩，全乡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受到他家的高利盘剥，三分之一的农户成了他家的佃户。兰坪县第三区羊山村三十四户普米族中，三户地主就占有全村半数的土地，收取实物地租的剥削率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同时，还放高利贷和进行其它经济剥削。普米族地主对穷苦农民除了进行地租、高利贷剥削外，还保留有落后的家奴制度，很多贫苦农民因交不起租，还不起债而沦为家奴。有的地主的家奴多达四十多个，一般的地主也有数名家奴。这些家奴是地主的财产，除了终身从事无偿的劳动，受尽各种非人的虐待外，还可以任意买卖、转让、赔嫁，毫无人身自由。在万恶的旧社会，普米族劳动人民就这样长期挣扎在苦难的深渊中。